

把這份情傳下去

我們常以薪資多寡、汽車大小，作為判斷成功與否的準則，

卻不知服務品質、人際關係，才是真正的成功指標。

—馬丁·路德·金恩二世

我和太太、兩歲大的女兒，被困在奧瑞岡州紅河谷露營地，那地方遠離塵世、冰天雪地，我們的車子卻故障了、動彈不得。我們原本是要慶祝我完成第二年的主治醫師訓練課程，所以出外旅行，不過我剛剛接受的醫學練，卻沒辦法用來對付故障的旅行車。

這已經是二十年前的往事，但在我腦海中，這件事仍像記憶中的奧瑞岡藍天一般清晰如昨。當時我剛醒來，摸索著打開電燈開關，卻發現自己仍陷在一片黑暗裡，我試著發動車子，沒有反應。我爬出旅行車，口中已忍不住開始咒罵起來，幸而車外滔滔的白浪掩蓋了我的咒罵聲。我和太太討論後認為，我們的車子一定是電池沒電了，既然我的腿要比我的修車技術可靠，我決定徒步走到好幾英哩外的高速公路求救，她和女兒則待在車裡。

兩小時後，我跛著扭到的足踝抵達高速公路，攔下一輛載運木頭的大卡車，那卡車碰到加油站就讓我下車，馬上棄我而去。

我走近加油站時，忽然心一冷，想起當時是星期天早晨，加油站是關的，幸好那裡還有個公共電話和一本破舊的電話，我撥電話到下個鎮上（大約二十英哩外）唯一的一家汽車修理公司。鮑伯接了電話，聽我說明我的困境。

「沒問題」他說，我把地點告訴他，「星期天我通常休息，不過我大概半小時可以到那裡。」聽見他要來，我鬆了一口氣，但我又擔心他會獅子大開口，到時候不知要向我收多少錢。

鮑伯開著紅色閃閃發光的拖車翩然抵達，我們一起開著車子回到營地。我跳下拖車轉過身時，才十分驚訝地發現，鮑伯必須靠夾板和柺杖的支撐才能下車，他的下半身根本就完全癱瘓！他拄著柺杖走向我們的旅行車，我腦海中再度浮出一堆數字，不知他這次善行要花我多少錢！

「喔！只是電池沒電罷了！只要充電一下，你們就可以自由上路了。」鮑伯把電池拿去充電，利用中間的空檔，他還變魔術逗我女兒，甚至從耳朵中掏出一個兩毛五銅板給她。他把接電的電線放回拖車上時，我過去問他該付多少錢。

「喔！不用了。」他答，我楞在那裡。

「我該付你錢的！」我堅持。

「不用」他又說了一次，「在越南的時候，有人幫我脫離比這更糟的險境—當時我兩條腿都斷了，但那個人只叫我把那份情傳下去，所以你一毛錢都不欠我；只要記著，有機會的時候，要把這份情傳下去。」

時光拉回二十年後，回到我忙碌的醫學院辦公室，我時常在這裡訓練醫學院的學生。一個從別州學校來的二年級生辛蒂，到我這裡來實習一個月，以便和她母親一起住一段時間，她母親就住在醫院附近。我們剛剛一起探望過一個因酗酒、吸毒而入院的病人，正在護理站討論可能採取的療法，忽然間，我注意到她的眼中滿是淚水。

「妳不喜歡討論這類事情嗎？」我問。

「不是，」辛蒂啜泣著，「只不過那個病人有可能是我母親，她也有同樣的問。」

午餐時間我們單獨躲在會議室內，探討辛蒂母親長期酗酒的悲慘歷史。辛蒂一把鼻涕、一把眼淚，很痛苦的掏心掏肺，把她家裡過去幾年的憤怒、尷尬、仇視，說給我聽；我請辛蒂的母親來治療，燃起了她的希望，我們還安排她母親去見一位訓練有素的心理顧問。辛蒂母親在其他家人的強力鼓吹下，總算同意接受治療，入院幾個星期後，她整個人煥然一新、徹底改變。辛蒂的家庭原本瀕臨破碎的邊緣，但這之後，他們第一次見到了希望的曙光。

「我該如何報答你？」辛蒂問。

我想起被困在雪地裡的那輛旅行車，以及那位下半身癱瘓的善心人士，我知道自己只有一個答案可以回答：「就把這份情傳下去吧！」

是的！請把那份情永遠地傳下去！讓這個社會更加幸福！